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四目錄　外編

建言中

往行

高皇帝　茹太素　鄭士利

韓宜可　王權　練子寧

王愷　羅義　陳祚

李時勉　弋謙　耿九疇

王竑　郭循　盧祥

劉球　詹英　章綸

廖莊　賈斌　龔遂奇

盛顒　鍾同　周斌

金英　金紳　楊瑄

楊集　劉釪　王徽

費誾　羅倫　許進

方向　陳壽　孫博
陳斌　林俊　羅誠
鄒智　李文祥　李岱
夏鍭　毛埕　周津
孟鳳　童瑞　楊茂元
劉麟　李熙　王雲鳳
黃鞏　曹琥　張芹
程材　許天錫　楊源
王時中　陸珠　蔣欽
曹深　陸崑　汪文盛
周期雍　陸震　詹敬之
孟陽　李紹賢　李元陽
范輅　劉棟　陳璋
張懋　張潔　劉從學

毛憲　萬潮　王旟
何遵　劉校　林鏞
高鍪　劉琦　鄭一鵬
韓邦靖　黃直　舒國裳
詹瀚　楊言　周金
馬汝驥　陳九川　張士華
唐胄　閻閎　薛侃
劉黻　張曰韜　朱淛
陳讓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四 外編

嶺南 張萱孟奇甫 輯

蘭陵 陸自嶽岱瞻甫 訂

建言中

往行

高皇帝時有御史言陶學士安隱微之過者上曰朕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道路上曰御史但信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爲盡職乎會黜之中書省臣奏曰御史職當言路言之有失乞容之上曰不然夫植佳木者必去蟫毒長良苗者必芟稂莠任正人者必絕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結以小信而後逞其大詐此人嘗有所言朕不疑而聽之故今日乃如此妄言之夫去小人當如撲火及其未盛而撲之則易爲力不然則害滋大矣竟黜之

茹太素澤州人洪武初由舉人除監察御史陞四川僉事改刑部主事因災異以五事上言其多至萬餘字將罪之因察其言可行遂著建言

格式累官刑部侍郎都察院都御史以事謫翰林院檢討尋陞戶部尚書抗直不阿屢瀕于罪太祖悉宥之一日宴便殿賜之酒曰金杯同汝飲白刃不相饒太素叩首曰臣一心思報國不避帝心焦上惻然者久之尋以張易行移事逮降御史出爲江西參議

寧海鄭士利嘗爲縣諸生其兄爲湖廣按察司僉事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事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幾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罔行省諸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運夫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他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嘆曰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天子欲誅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赦出乃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于空印事最詳其書既成欲上未决每歸逆旅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行侍者疑

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念耳我以觸天子怒而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我將爲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敎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爲國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詞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韓宜可字伯時山陰人元至正間爲御史臺掾太祖初年以貢薦洪武十年拜監察御史持風紀不避權勢九年左右御史陳寧胡惟庸中丞涂節待坐上從容燕語宜可直前長跪出懷中彈文劾陳寧胡惟庸涂節險惡如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寵內懷反側擢置臺端擅作威福乞將三人斬首以謝天下太祖怒曰三人事朕盡職豈有反側之心快口御史排陷大臣着錦衣衛監問尋釋之出爲江西按察司僉事

王權陝西人也改名王朴洪武中爲御史數與上爭曲直上怒命斬之反接至市尋赦之反接還見上上曰汝其改乎朴曰陛下以臣爲御史

豈可戮辱至此且以臣爲有罪安用生之無罪又安得戮之臣今日願速死上復命反接至市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吾聽之某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王朴臨死作詩云云行刑者復命上惻然問朴死去何以詩聞上曰彼有片言亦當以聞況詩也行刑者數人俱坐死蓋上惜其才欲折其氣實無意殺之也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第二人歷官都御史建文初李景隆奸邪懷異志屢敗召還公執景隆于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憤激叩首言此賣國賊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遂罷朝

王公愷嘗以事入諫高皇上弗聽公卻立戶外既暮猶不去上出怪問其故公從容諫如初上慨然從之

羅義山西清遠衛戍卒也革朝加兵潛邸義詣闕上書乞息兵講和又上潛邸書略曰昔日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叔父也而輔相焉管叔流言以間王室周公誅之殿下聰明英武博通經史今日周公也宜以周公之心爲心謹守燕土則天下皆以爲周公之聖復生于今日矣又謂古

之夷齊以國相讓去隱于首陽山矧聖賢欲成天下之事必先明逆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機又得天道之宜人心之安然後可殿下以藩國啟朝廷如遂其願臣實羞之書上忤旨下獄文皇即位義歸附以爲戶科給事中升湖廣布政司左參議代左參議楊砥入爲鴻臚寺卿建文時砥嘗上書請敦親睦罷兵息民云

陳祚字永錫□□人永樂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拜河南道御史歷官福建僉事爲御史上疏上以嗜欲邪佞等語若有所指之者疑焉他日以問侍臣或叩首爲婉詞以對且謂祚緣于忠愛所發無他上意稍解先是械公赴京并籍其家比至竟不忍加刑特繫之獄英宗即位察公忠直復其官盡還其家屬云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永樂二年進士歷官國子祭酒爲三殿災詔求直言公爲侍讀陳十五事有旨九十四事施行之是冬復疏忤旨下獄二十一年出獄復其官洪熙改元復上疏言人所不敢言其一乞晉中留入召問公對不出命金瓜士撲之凡十七瓜而筋斷者三時恍

忽中見有朱衣神人庇之曳出下獄神色自如先是折脇內向不相著及用枷紐斷骨忽自接宣德元年冬上幸萬歲山召公入遙見即攘臂怒曰汝何激怒先帝耶公對曰臣言制中不宜御妃嬪太子不可遠離膝下至第六事少止上曰何不遂言之對曰天威嚴重臣不能記其詳上微笑曰是第難言耳且問諫草在否曰已焚之矣乃得赦出獄復官侍讀致仕歸聞英宗北狩北面頓首號慟上疏言選將練兵奬忠節正名分三事景泰元年卒年七十七謚文毅成化中改謚忠文鄒祭酒守謚詞記謂長孺責難于漢庭廣平正色于思勗元崇遺愛于太學疏氏辭榮于少傳兼公一身云

弋謙字□□代州人永樂辛卯進士歷官副都御史永樂十八年爲行在大理寺少卿二十二年仁宗嗣位謙數言事至洪熙元年又因事直言上厭其繁瑣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等交奏其賣直沽名遂召大學士楊士奇榻前語以謙之適分士奇對曰謙不諳大體則有言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上雖不罪謙

然臨朝之際數形于詞氣又數日上御奉天門士奇獨奏事因進曰陛下頒詔求言言不當者不罪弋謙以不曉事激聖怒數日朝臣皆悚惕相與以言以爲戒今遠近朝覲之臣皆集闕下日見而口傳將謙之名愈彰而朝廷受不容直言之謗矣上惕然曰此固朕不能容呂震迎合以益吾過自今吾不復言謙遂免謙朝參令專坐司視事自是一月餘朝臣言事者少上特召士奇諭有闕文司視事曰爾科事不虛自免弋謙朝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對曰臣下孰不欲進言納忠惟在上寬容以求之上曰朕非怒謙言事但其言亦有矯激過實者爾可語衆人以朕之實心對曰此非臣言所能使之信必得璽書親諭乃見聖德之實遂令士奇就榻前書勅引過命弋謙如舊朝參令百官言事無以謙爲戒因諭士奇曰朕有過不難于改雖一時不能容終知悔之爾知朕之心無吝于言可也未幾有言中官謝安四川伐木虐民者于是召弋謙諭曰爾本清鯁之臣朕今用爾遂陞謙副都御史賜鈔緡馳驛詣四川罷伐木之役幷糾察官吏等宣德元年回院以忤旨罷爲民正統十四

年土木之變英廟北狩郕王嗣位布衣走闕下疏薦成山侯王通龍門

致仕指揮寧□眞定同知阮遷十三人皆奇才可用邊報虜酋也先犯

紫荆口時石亨爲時倚重衆議欲以通副亨召謙等至左順門通辭不

預兵政久矣一旦以副人不能也謙則力言專用通衆導之再四兩人

持論牢不可動事遂已六科聞謙負重名奏留之亦不報使通等拒稍

卻則皆任用矣後通雖復用亦無大過人者不久竟卒謙亦累建白語

侵時貴亦不久卒

耿九疇字禹範號恆庵東鹿人永樂甲辰進士初授給事歷官南刑部

尚書謚清惠當爲都察院院時武臣有怙寵撓法者公將率臺屬劾正

之反被誣搆及當廷辯同官者惴恐輒攀引冀免公獨引以自歸曰此

實出某意也聞者多之旣而左遷江西右布政使命下卽行不色愠

王莊毅竑性剛毅喜大節宣德中舉進士方弱冠卽自許經濟擢給事

中曰士當希汲黯朱雲安能局促效轅下駒耶

郭循字循初廬陵人□□□□進士歷官右參政初爲刑部主事宣德

問開拓西內皇城大興土木循極諫不可以毡裹至大內問之循不屈乃射傷其顱血流被面下錦衣獄正統改元遇恩宥復職

盧祥字仲和東莞人正統戊午從其兄全州訓導中廣西鄉試壬戌進士嘗爲吏科給事中論北虜也先僭號之害劾大臣王文項文曜等奸惡爲人所畏憚未幾以言事謫山西蒲州判官慷慨就任以下僚自處或誚之則曰吾素位而行也天順改元召爲禮科都給事中歷官右都御史

劉球嘗爲侍讀正統八年四月雷擊奉天殿鴟吻詔羣臣言得失自張太后崩王振權益專球上言封事一言主上宜親政務權不可下移振覽之怒欲置之死適編修董璘自陳願爲太常寺卿得罪下獄振卽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苦拷令招球畫此謀陛前捽去因獄中支解其體球見刑不知所謂但曰死訴太祖太宗自是人緘口不敢言振之過球魂附順之子數順之罪亦不安命緇流誦經度之

詹英字秀實□□人正統十四年以貢爲四川衛儒學訓導言靖遠伯

王驥都督宮聚等奉命征思機發不體上心惟縱己欲行李二百扛動役五六百人挾帶綵幣等物密散都司官以邀厚利卻敢故違祖訓擅用閹割之刑以進御爲名實留私用及至行師全無紀律大軍一十五萬俱從一日起程蹂踐略不憫惜運糧又不設法每軍糧米六斗搬負艱辛何以養銳以致有自縊而死者又指馱糧爲名派馬一千餘匹不知此馬何施又臨賊境金沙江攻圍不克被賊殺死都指揮等官卻將漁戶解作生擒遂爾班師將地方分與木邦孟甸以敗爲功欺天覬賞昔唐南詔有警侍御史李宓將兵七萬擊之兵敗楊國忠更以捷聞范祖禹引管子之言曰君門遠于萬里言壅蔽之害深也皇上身居九重豈知此弊乞將驥聚執付法司明正其罪先遣廉幹官沿途盤校各官行李以謝天地人之怒以快士卒之心疏下兵部會同三法司議遣御史一員沿途直抵雲南同彼處巡按御史從公實勘明確具聞上以專任驥等征勦苗寇特原之先是驥奏捷賜勅奬諭令還京尋留驥勦貴州蠻寇雖以土木之變得免刑書而加祿進封之典賴以寢矣疏辭剴

切暢曉此訓導大是材臣其保身之智有足多者惜其終湮沒也特錄之

章綸字大經樂清人正統己未進士初授南京禮部主事歷官南京禮部侍郎謚恭毅景泰五年春上天示戒積雪連陰朝廷下詔求言御史鍾同手成諫章大略以朝見兩宮復還儲位爲重初以稿示都御史劉廣衡見語意觸諱謂之曰逆犯龍鱗者必死同乃易稿意在諸司臣寮各言致災之由而復儲一事實欲禮部啓之既奏有旨命廷臣集議無敢言者時綸正欲建言遂發復儲事是年五月九日己未晡封章進當宁見則大怒讀畢日已昏門已扃乃傳旨自闌出命錦衣衛即時逮捕入獄翌日榜訊無縱又一日加榜無全膚不得已辭連同即逮繫入獄對既入乃加刑覆訊必欲招通南宮不服用炮烙刑又不服乃窮慘酷欲致之死地天乃大風降黃沙上大怒乃集禁錮欲終其身自是日甲子雨至于八月既得生乃酌酒相慶或賦詩遣興或奕棊消閑日則對坐夜則對臥相與談論無復憂悶時大理寺少卿廖公莊見同與綸下

獄乃繼言復儲事當宁怒其言切直待其以丁憂陞見即于朝堂大杖之八十幾死貶爲陝西河州衛定羌城驛丞遂因而有旨命錦衣衛封大杖擇六壯卒即獄中大杖同與綸一百必就死每五杖易手同體瘠故杖之三十已斃不動綸杖畢頃之乃甦衆以手舉入獄又禁不與酒旣而綸漸平復幸不死天順元年丁丑正月奉旨釋放還職出獄之際京城男女聚觀塡道擁不可行有嘆息泣下者方脫扭鐐手足拘攣不能動履項上鐵索繫縛三年身同臥起白亮如銀尋陞禮部右侍郎公以諫逮獄日久頭虱叢生癢搔不禁治之無具忽一日羣鵲啣一物自天窗中墜下適當公前觀之乃牙邊篦也又一日風雨漏濕臥處呼獄卒移就乾所方移牆旋倒矣乃知忠臣義士鬼神呵護百物効靈類若此哉

廖莊字汝玉吉水人□□□進士庶吉士授給事中時西楊當國家人有不法者公率同列劾其不職旦入朝相遇門下莊不爲避揖西楊謝曰得罪西楊亦慰之曰公少年宜持風裁景泰六年陞大理寺丞再

陞南京大理少卿時值災異下詔求言莊上疏仰惟上皇被留虜廷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鑾輿未返虜仇未復爲意皇上之心即堯親九族徽五典之心也賴郊廟神靈皇上勝算迎歸上皇于南宮臣遠臣未知皇上于萬幾之暇曾時朝以敍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自爲翰林院庶吉士刑科給事中大理寺丞時睹上皇即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璡爲正副使册封皇上奄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節羣臣見皇上于廡百官感上皇友愛如此天下其有不治乎今幸上皇迎歸伏望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相見上皇于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榷治道仍令羣臣時令亦得相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悌形于國家恩義通于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繫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子之本臣愚竊以爲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皇上有公天下之心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之相繼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之北征亦爲天下也今皇上撫有之必能念祖宗創

業之艱難思所以係屬天下之人心矣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陷山崩水溢災異疊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切憂心以爲弭災招祥之道莫過于此詞意悲切留中不報無何莊以母喪至京關給合陛見命錦衣衛拿在午門前實仗八十謫陝西定羌驛丞

山西行都司天城衛令史賈斌上疏曰漢桓帝不任賢臣權歸宦寺唐文宗忽于良佐受制家奴宋之徽欽從沒北虜由于閹寺用事之所致也太上皇帝失位去國皆由倚託匪人然羣臣無一捐生以赴難者事君能致其身豈容易言歟皇上紹登寶位宜法高皇帝以爲治事無大小悉自審斷除去竊柄閹人專備灑掃凡阿諛者必斥之端本澄源謹終如始則天下一新矣臣于歷代直諫盡忠守節之士與恃寵宦官撮其尤者錄成四卷名之曰忠義集伏乞刊布臣僚必能觀感以興起其忠義之誠而宦官者亦不得縱其奸宄之私矣事下禮部尚書胡濙覆奏謂斌言雖有理然章皇帝臣鑑已行頒給足以勸戒所編不必刊布且言斌擅自離役發回原衛斌後莫究所終按自王振擅權以來宦官

之禍極矣然正統之世未敢有顯言攻之者我朝臣僚顯攻宦寺自此疏始買斌以疎賤敢言尤難昔洪武中馮堅以一典史上防制宦官封事稱旨超擢僉都御史使斌遇高皇帝當與馮堅同陞矣胡忠安乃阻格之得非畏宦官故歟

龔遂奇□□人世襲千戶好學善屬文居貧授徒自獻皇帝歸自北狩景帝尊爲太上皇居南宮一時用事諸大臣方倡與子之說遂奇獨草疏請還致獻帝未上而語泄景帝大怒下遂奇獄將殺之會赦猶杖之幾斃攣不能行者數年獻帝復辟始授指揮僉事云

盛顒字時望無錫人景泰辛未進士歷官左副都御史英廟復辟之初權臣之冒功者朋比爲奸鑿空起邊釁樹奇功以蓋其迹率師闖塞卽還虜因乘之而入十三道御史欲有言同事者有洩之者彼先入愬于上誣御史中與被繫內臣張永同族者欲爲之報復以激上怒卽逮所誣御史下獄明日衆御史章始上上御便殿召衆入盛氣待之擲章付御史誦之誦之半上曰止擲章中所條事折之令其分疏復論之以終

誦上意稍悟然重違權臣意姑從輕典凡列名者俱調在外任公時掌河南道事貶知保定之束鹿縣先是權臣啓邊釁其勢燄可畏人無敢言者公首與同官淶水張公鵬謀謂事干軍國烏可畏禍而不言張公以爲然卽入謀之兵科都給事中王鉉約以章交上機事因之而泄時聯官者皆未知也亟召入永平周公賓倉卒誦所上章音吐洪亮略無阻滯及對上之言詞直禮正天下聞而壯之而不知首啓其謀者盛公也同日出補外者若干人

鍾恭愍同字世京吉之永豐人翰林院復之子復以文學氣節軋時輩居京師與劉忠愍連邸第忠愍諫死時復以母老不與名恭愍趨庭稔聞正論復既沒學益深過廬陵忠節祠歸銘座右曰生不登進士第死不登忠節祠豈丈夫哉景泰庚午鄉試辛未進士壬申拜貴州道御史入臺風采諤諤時天下多事凡大計輒敢言景皇帝既渝盟奪嫡會所建薨憲廟逃潛邸倖侍擬必有所待恭愍則曰天下事無重于此者吾固不敢默雖然不可以輕言無補甲戌積陰晦逾日求直言五月四日

適獲韃賊知虜情叵測因上疏先虜事中言富有天下固當傳之子子
然太子薨逝則知天命有在茲皇儲未建國本無依而虜警天變中外
洶洶誠不可不慮也太上皇曩時于皇上友愛甚周今上之子兄弟之
子猶子也天資厚重亦無過舉誠可爲宗廟社稷託伏望廣天地之量
敦友于之仁擇日行禮復其儲位仍選蹇諤之儒臣日侍講讀庶緝廣
雍聖學用延祖宗無疆之休天下幸甚臣同昧死敢言同以示御史劉
廣衡止之以諷禮部尚書胡濙縮不敢對曰作死作死同不聽竟上之
帝不懌然重天變仍優詔褒答所言事理深有憂國愛民之心然事有
難易從多官議說後數日禮部郎中章綸繼以復儲言日已晡宮門已
閉乃傳旨自門隙中出命錦衣衛卽刻逮捕入獄命牢固監候拷訊又
二日幷同逮治日加拷掠流血被體逼令誣引大臣幷南宮通謀不軌
狀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慘酷瀕死卒無一語他及會天大風雨黃沙四
塞乃密勅錦衣衛緩其獄踰明年八月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亦先議
及儲事至是以考績來上憤其言因被杖左右曰皆鍾同倡論至和者

再三同是罪首耳遽封大杖入䟽杖至百腐腫逾六日死獄中時八月二十六日也年三十二瘞尸獄中丁丑英宗復辟國子生葉華朱圭以爲言贈大理寺丞錄長子啓爲國子生啓上疏請問遺骸得出園土歸葬時同沒已久矣血漬臂間洗出倍鮮好詔給衣冠馳驛歸葬尋授啓咸寧令以疾罷成化癸卯妻羅氏重以爲請憲宗特命錄其仲越爲通政司主事月給糶米一石丁未越以易名典請乃諡恭愍俾從祀忠節祠恭愍方在庠序隙地特出紅葵一本逈異已葬宰木棄烏鵲產白雛者而納諫章時馳馬出馬伏不肯去同憤曰死同耳我馬奚爲馬猶迂迴再四乃去後三日馬死廄中

周斌字國用昌黎人景泰辛未進士歷官右布政嘗爲御史英廟復辟之元石曹輩擁奸乘機作威福狀逐善類道路以目莫敢有攖之者斌爲河南御史首倡同官張鵬周瑄等具其欺罔萌亂十餘事糾之上震怒逮至便殿俾誦彈章而歷詰之衆皆怖懼伏地不敢出一語斌神色自若手持章疏朗讀不少懾每讀至一事輒正色別白之且誦且對歷

陳二凶罪狀明甚至其冒功濫職上愕然曰彼率將士迎駕有功何謂冒論功行賞何爲濫斌曰此輩貪天功當時迎駕止數百人光祿賜酒饌名數具存今陞職乃數千人非冒濫而何上默然悉收各御史下錦衣衛獄降謫有差斌斥知江陰縣時諸御史亦坐貶而斌當利害際批逆鱗以持公道能易人所難蓋其激揚彈劾類如此石曹相繼取敗上從內閣李賢言令冒功迎駕陞官者自首改正四千餘人而悟御史言不謬也

金英閹宦也景泰五年上意欲易儲一日語英曰十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云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帝爲之默然蓋帝所言者謂懷獻英所言者謂憲廟也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

金紳字縉卿金陵人景泰甲戌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南京刑部右侍郎今上嗣位陞本科都給事中首率六科疏論錦衣衛指揮門達竊弄威福達坐謫戍邊天下快之初達以都指揮掌錦衣衛詔獄時逮杲者專伺百官過失每擿拾達達懼甚不敢恣及杲被害達專委任以謝通爲

心腹一切反杲所爲每事以忠厚爲務時論翕然歸之及通死逹專聽其同官呂貴言始任情張威大興羅織遣官校遍行郡縣緝訪事情有犯者即遣官屬拘逮所至贓賄狼籍天下騷然大學士以爲言逹銜之屢欲有所中傷賴先帝仁明而止至是訴寃者紛然公時掌刑科奮然謂其僚曰此天下之大蠹此而不言又何用六科爲即草奏當朝劾之時天順甲申也

楊瑄字廷獻豐城人景泰甲戌進士歷官按察司初爲御史天順初英廟復辟時公掌馬于畿內民羣訴太監吉祥忠國公石亨奪其田若干頃公具以聞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詔稱公敢言稱職命吏部記之蓋將以大任也既而還京彗孛連見祥亨二凶日益張十三道御史謀劾之有私竊于亨者亨與祥合謀上章而歷詰之御史周斌與公輩且誦對歷陳二凶罪狀明甚然天意入先譖莫能回悉下錦衣衛獄逼公誣引大臣刑甚慘酷數瀕死卒無一語他及有司文致坐公死而十三道長皆坐戍餘多坐貶奏上矣會京城大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

牌于郊外于是獄皆從減死者戍戍者貶貶者復而公就戍于遼東之鐵嶺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詣二凶謝庶免後患公不可復謫戍廣之南丹居五歲二凶相繼以逆誅公被特旨還里居今上嗣位以言官奏復公舊官正統之末社稷非景泰莫可保而一時竭忠殫勞者可謂社稷臣也二凶于是時亦受恩不貲富貴極矣而忠勞蔑如逮景泰末誠所謂悪懷無親者矣天下非英廟其誰歸而二凶者貪天之功弁髦景帝魚肉社稷之臣殆盡此余所謂慟哭流涕而不能已也嗚呼二凶是舉豈直要功以固位而已哉蓋以圖改玉之兆也于是勢焰炙天孰敢一睚眦之而公露章顯斥濱死而不易辭可謂忠讜之臣矣曾不數年而二凶者身刑家戮遺臭無疆而公乃高陟令終流譽千載豈直薰蕕之辨而已哉嗚呼使二凶不自作孽則國家無釁而其富貴延及于來玆未已公非已忠讜者則雖有他表見豈若今之焯焯後幸決不可泯如此哉亦足爲萬世人臣之鑒矣

楊集常熟人景泰五年以進士觀政兵部以書上于謙略曰奸人黃竑

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爲脫身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宮僚之
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二人死杖下而公坐享崇高奈淸議何謙以
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有胆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爲六
安州知州
劉察使釪爲御史曰有同官以私忿欲劾大臣且誣以閨門之私以章
示公公曰言事當顧大體奈何以暧昧之事汙衊大臣其人慚而削之
王徽南錦衣衛人天順八年爲南京刑科給事中憲宗皇帝初卽位內
臣用事勢甚張在朝無敢公言者徽乃率同官王淵上言五事一曰覽
史書二曰開言路三曰重大臣四曰選良將五曰保全內臣如王振曹
吉祥等事敗雖欲全之不可得也近有無耻內臣結交大臣或叩頭或
稱翁父因而囑獄賣官擅作威福今後內臣不許管軍匠置田宅其家
人義子悉究其來歷發回原籍當差仍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政事悉斷
自宸衷與館閣大臣計議則天下睹淸明之政宦竪享悠久之福保全
之道孰加于此上嘉納之至是太監牛玉以立后欺罔饒死謫南京徽

淵等謂牛玉罪重罰輕上疏請明刑罰以正朝綱監往事以防後患數玉大不韙之罪乞寘諸法綱詆斥內閣執政李賢阿附權豎籠絡士夫中藏奸計外務掩飾疏入中官惡之摘其語以激上怒皆逮下獄科道交章論救仍俱謫州判徽普安州淵茂州餘皆遠州徽等雖謫天下莫不慕其風采而爭重之徽至普安州克修厥職民夷嚮化弘治間薦起山西參議未幾引年去焉

費誾爲祭酒日鳳翔之鱗游有虎臣者貢入大學適聞萬歲山架棕棚以備登眺臣上疏極諫憲廟奇之誾初不知也懼其賈禍乃會六堂鳴鼓聲罪鐵索鎖項以待俄有官校宣臣至左順門中官傳溫旨勞之曰爾言是也棕棚卽拆卸矣令銓選予臣七品正官誾聞而慚臣名遂播天下後知雲南鄧嘉縣卒于官楚雄姚鵬哭之以詩曰獻策當年爲國憂至今浩氣貫皇州只期事業垂千古豈料形骸付一丘青史有名書虎氏錦衣無復耀麟游蒼天不管忠良士空使窮荒野草愁

羅公倫字彝正江西永豐人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迴避有

不可輒面斥之成化丙戌進士策對大廷頃刻萬言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親政欲易之不從其聲震于時奏名爲第一爲翰林修撰會內閣大學士李賢遭喪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公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爲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盡言反覆數千言疏奏遂落職提舉全州市司舶御史陳選等交章乞留之謂倫所言天理人情之所不容已編修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諸賢留綸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襲倫雖貶出終公之世臺省未聞有起復者矣

許進字季升號東崖靈寶人成化丙戌進士初爲監察御史巡撫甘肅時太監汪直妄殺建州夷人以冒功強珍劾之直誣奏珍逮入獄公具疏劾直留中不出人多危公已而得旨珍謫戍遼東公奪俸又劾奏直黨摘發直鍛鍊之獄憲宗是之遂禁緝訪官校直怒公竟以章疏字訛奏之杖于朝幾殆

方向字與義成化間進士授南京戶科給事中王端毅公嘗歎曰方給
事眞男子以天變連疏劾守備太監及府部大臣陳祖生等十數人敬
皇帝爲黜三人餘勅責之祖生等乃銜向遂株緣盧主事事逮向下獄
事既直祖生等益恨向御史復劾祖生等祖生等因詆向前獄失出上
命內外大臣鞫之鞫時刑具烜赫同事者咸股栗向不少挫勘者知其
寃然不敢直後竟貶向雲南多羅驛丞廷臣交章爭之皆不報由是向
直聲動天下多羅在西南萬里外向即日就道既抵任署縣掌學咸有
惠教夷人翕然就之以母憂歸以薦陞四川資陽知縣復以父憂歸後
陞湖廣安陸知縣安陸及京山素梗向先聲所至亡不懾服藩府嘗謂
其下曰愼勿干方給事彼不爾貸也特註廣東瓊州知府入覲卒于京
向勁節直氣不可屈撓所交若九峰孫公交見素林公俊柴墟儲公巏
咸一代偉人

陳壽字本仁號蠢齋遼東籍新□人成化壬辰進士歷官南京刑部尚
書嘗爲御史時貴妃萬氏專寵後宮兄弟勢撼京師中官梁方輩結妖

僧繼曉干犯國是公疏論之被逮繫詔獄尋得釋孝廟登極上封事指斥貴近無所忌避及遷大理爲忌者所指摘王端毅公嘗疏辨之稱其正色敢言然公性孤特不矯訐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無隱惟不喜彈劾曰吾父嘗戒勿作刑官及言官蓋刑官枉人言官枉人尤甚顧可輕耶故公雖敢言而不投索士大夫之短長以沽直名楊文襄曰宋素王爲諫官言人才難得無事之時當爲朝廷愛惜程明道爲御史告君曰使臣補過則可若投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本仁得之矣

孫博字約之景州人□□□□進士歷官僉事初授給事中成化庚子汪直用事立西廠密令左右親校覘察公卿以下官得失輒注考語乘間奏聞有所黜陟或徑自捕繫考鞫內外恐懼里巷細人爭詣廠汚衊官吏權柄下移私謁時聞行苞苴者益大喜博上疏論直盜弄國柄作福作威使君相廢職漸不可長疏入上令毀西廠直大恨之會北虜寇雲中直與都御史王越保國公朱永受詔北伐將團營軍五萬人出山後直乃奏用博紀官軍功陰欲中傷搢紳危之博曰諭諫吾職也榮辱

生死命也將安避乎遂行既抵雲中虜勢猖獗每出戰輒令紀功隨行營轉博雖書生意氣峭拔兜鍪繡襖彎兩石弧馳突萬衆間如健將時或聚議機務益侃侃雄辨指畫利害不少挫輒直始心敬之越亦從旁時時救護得不死師還論功陞山西按察司僉事致仕歸京州知州馬某貪虐毒民博諫之不懌遂以事侵之博發憤詣京師論其罪惡及人命十餘事得賜詔獄問且遣使者覈實知州度不可解乃佯為謝罪置酒毒死聞者莫不憤嘆初公且死囑其夫人曰吾以孤觸直不容于朝奉先人之業得休息田畝教誨子弟百無所恨乃今為羣小所害命也夫吾死勿理我屍庶幾朝廷覺悟得為百姓除暴去亂吾且含笑地下矣遂死馬後竟伏誅

陳斌者廣東龍州人進士選庶吉士出為監察御史時宦官汪直管西廠詗察京師橫恣羅織商輅項忠疏罷之矣御史戴縉上言汪直功德不宜罷復用事未幾縉遷都御史斌與同官郭和上疏曰汪直奸邪小人竊弄威權締結朋黨紊亂朝政擅起邊功頤罷西廠人心大快今復

令直提督其勢益張天下但知汪直而不知皇上請將直明正典刑以爲奸邪之戒上優容之巡按雲南討巨賊賑飢民撫叛夷歸侵地有王射藉汪直詐稱使者至滇斌械歸于京師而鎮守太監錢能直黨也其事斌未嘗不側行踧踖然斌盛氣弗爲禮會能掠取鎮內寶石子女及納貢賄許以土地印信諸不法斌遂劾能與直朋邪相倚害民啓釁直等齮齕其間逮斌論治謫戍居庸子應科上書訟父科道論救乃放還田里斌爲人剛不能容人戴縉本同里子以附直獵大位斌終身不忍見也嘗出見縉樹坊故瞠目仰視奈何擿塗污我欲撻污人于是兩家大鬨臬司不能居解坊不 克樹縉請于朝乃克樹云

林俊字見素莆田人成化二十年爲刑部員外郎先是僧繼曉以淫貪欺誑楚府事敗走匿京師賚緣梁芳等引入禁中其術得售尊爲法王賜英姝十餘金寶不可勝紀乃言于上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西華門外折毀民居創建佛寺大臣諫官皆部 有闕文 于是林俊上疏言今年以來災異迭見兩京地震陵寢搖日月纖蝕野熊入城監戒之昭莫此爲甚

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飢饉人民流離飢死塡路賑濟無從可爲流涕而僧繼曉乃欺罔聖德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大鎮國永昌寺以有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工役不息人怨日興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不可言也然縱之者梁芳也芳傾覆陰狠引用邪佞排斥忠良數年之間假以進貢買辦爲名盜祖宗百年餘之府藏殆盡家資山積尚嫌不足所在風擾汪直莫能過今內外朝臣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飢民之死莫不欲食梁芳繼曉之肉而卒不敢以此言進者所畏者死耳臣何忍畏不言以爲陛下仁聖之累耶上覽疏大怒下俊錦衣衛獄張黻上疏論救降師宗州知州時言路久塞臺諫噤不敢出一語由是二人直聲震于天下黻江西吉水人三原王毅端公在留都疏乞還之元旦星變憲廟感悟復南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事多壅蔽有闕文

吉水庠生羅誠慷慨有氣節博極羣書屢舉不第時修撰羅倫以言事被謫誠奮然欲救之白于巡按御史陳選遂徒步詣闕下上疏且敷陳王道爲條三十二事執政惡其切直以爲倫黨下禮部議罪尚書姚夔

命立作雪歌二篇讀之驚嘆不置名動京師間侍講彭教贈之詩曰布衣徒步自江南上奏公□直氣酣獻畝憂時人共羨班行竊錄我方慚不逢且復龜藏六有韜何妨足□三賈誼有書歸取讀他時捫虱聽高談

鄒智字汝愚四川合州人年十二能文章羣經子史一目終身不能忘讀書龍泉菴貧無膏油掃樹葉焚之以照誦讀達旦弱冠登成化丁未進士選庶吉士孝皇即位明日當朝御史湯鼐當侍班糾儀智造其私第告曰祖宗朝御史糾儀得面陳政務得失近年遇事惟退而具本此君臣之情所由間隔不通也公以言官奏對幸值大政維新之日請効故事此太平機會也吏部尚書王恕至京智不敢言公初授職先請面陳凡政之可否歷諫于前庶其有濟一授職再無可見之時矣鼐善其言卒莫能用成化二十三年有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朝宁之間人馬辟易下詔求直言時智以庶吉士上疏言是星見于朝廷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進君子退小人正天下當自內閣始

少師萬安特權怙寵殊無厭足少師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姦至無廉恥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素志忠貞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巡撫南直隸都御史彭韶學識純正可決大疑皆君子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宦者陰持之也願陛下法太祖以待宦官法太宗以任內閣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矣夫豈不知刑臣之不可弄綱哉然一操一縱卒無定守者正心之功未之講也疏上安吉相繼罷斥

李文祥字天瑞麻城人成化丁未進士當成化末李孜省竊天憲而萬眉州陰附之天下士氣日削値敬皇帝卽位方欲有所更署臺諫噤莫敢先發文祥獨奮然上書大略言人主之法不可褻而權不可下移宜裁抑中貴人開言路正紀綱一風俗且薦故尚書河州王竑三原王恕可大用南京刑部郎林俊思南司理王繩直言當褒是時中貴人大恚假詔召入左順門詰責甚峻文祥不爲動所以條對甚辨坐謫丞咸寧

無何三原王公拜太宰擢爲職方主事僅十餘日而以吉人疏忤旨逮
exe繫謫與隆衛經歷文祥至立均差法招寨長申愓禁久而安之按察
副使吳㦂兼學士御史鄧廷贊奉命征南苗咨兵略大奇其才以憲職
薦尋以入賀京師疏兩上告歸不許即南還省母大雪中行數百里至
商河溺死年僅三十所著有檢齋遺稿蠙衣生曰當時與公同志而最
賢者鄒吉士智謫至石城以寒死丁舍人璣謫晉安稍遷至蜀臬亦以
溺死夫中貴人大臣能竊天憲謫斥公輩而所謂寒死溺死者則非其
所能辦也而天亦巧爲之用若此幾不可問矣公猶有子而鄒公斬焉
無嗣王公元美爲序公云予過合州立鄒氏族子弟予之衣冠復吉士
後豈二公所恃不朽者在我輩耶固亦莫非天耶

李伈字宗岳樂平人成化丁未進士歷官陜西右參政初拜南京刑科
給事中時正德庚午冬有守備太監蔣琮狠黠人也初守備南京欲陷
縉紳不測之禍以立威龖縷瑣細誣訐臺諫十人謫以去勢益張又連
訐諸司官俛首就逮寃鬱不伸公曰伈幸蒙恩爲言官不可坐視然人

方縮閟莫敢誦言攻之異時一二雄儁敢言之士皆以時不可為解有

闕文一日騎馬出門默默獨行忽遇郭御史者告之故郭欣然同議乃歸疏琮大罪數事皆以同官上之琮遂下獄以死公為言官所論列關于朝廷政治之大者雖多惟蔣琮則當其寵幸初隆之日尤為人所難

夏鏓字德樹天台人成化丁未進士詔放歸起赴闕上疏乞近郡教授冢宰王端毅惜不與遂落落不與衆伍會主事李文祥庶吉士鄒智御史湯鼐姜綰給事中方向等以論列大臣言直得罪皆左降外任先生抗章論救并劾大臣詔逮錦衣衛獄推治無所得居月餘釋送銓曹謝病歸起復始授南大理寺評事乞終養以老

毛埕字貞甫號礪菴長洲人成化丁未進士歷官右副都御史弘治庚戌授南京工科給事中時孝廟清明方事開納言事者曼詞長語往往不切事情上心益厭思得忠實之言用之公有所論奏皆經國遠圖及當時機要故所言多見聽納巨璫蔣琮矯誕懷諼在留司橫甚設牢陷士類一時臺諫多以罪去公据摭其尤不法數事露章劾之竟下獄論

死尚書秦竑鎭廣南與安遠侯柳景交構中官右景逮秦詔獄事且不測公抗疏申理因論景諸不法有旨景閑住而秦得致仕或言竑不當去者公曰事不可激激或禍出意外且秦他時名位當不止是其後秦果復如公言大學士丘濬博學自信以天下爲己任而惟剛愎皆以辨博濟其說人莫能難公上疏極論其偏私因言天下事非紙上陳言可舉而古今異宜遠近異勢亦非一己之見可盡如濬之才置之翰林則有餘在論思之地則不可言雖不用時論韙之周布政津嘗爲南京御史時閣老丘濬公與冢宰王公恕素不相能嗾人訐之公飛章劾丘謂其以博物洽聞之儒臣處經綸密勿之重地乏休休有容之量爲妨賢病國之徒本之則無焉用彼相時言路劾丘者衆而公所論辭若緩而議愈嚴疏入舉朝韙之

孟鳳字瑞周號梧岡曲阜人弘治己酉山東解元庚戌進士歷官南京刑部尚書嘗爲御史在道七年疏屢上未嘗示人問之答曰揚人之過以爲己名予弗忍也

童瑞字世奇嘉州人弘治庚戌進士歷官工部尚書嘗爲戶科都給事中時中官扶安奉駕帖取太倉銀四萬兩備內帑費故事錢穀出入戶科得與聞時不與聞公疏爭之安懇請于孝廟欲中公危禍有旨以明年當輸內帑者扣還太倉公曰中官何能爲司徒乃阿違至是卽遂抗疏司徒某奉職無狀亟宜罷斥優詔兩宥之

楊少司寇茂元嘗爲山東按察司副使適河決張秋孝廟初命劉都憲大夏董其役繼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共治之興與銳事多不法乃抗疏首言治河之策次言水者陰象其應爲後宮爲夷狄請戒飭后戚防禦邊寇取回興銳專命大夏自治又請罷取天下畫工仍革臨清鎮守凡三事其治河一事多官會議如其言上以太監總兵官不必取回但令裁省禁革而已由是興銳憤恨圖以報復誣公妖言詔差百戶胡節械繫如京山東民沿途遮胡泣訴稱寃胡亦泣擁莫可行將濟河濱河民亦然乃慰諭以去及陛見挺身跪不伏上益怒繫錦衣獄衆謂莫測胡見司禮諸中貴備言其深得民心且犯非罪語與淚俱下諸中貴約

與之解南北官交章論救上察其忠讜長沙府同知後治河一如其策當時庭議謂三事與文懿講學德政疏實相表裏而剴切過之所謂有是父必有是子也

劉麟字元瑞安仁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工部尚書初登進士第與同年進士第歸安陸崑觀政虞衡時外戚用事蒼頭驕橫干紀怨聲載路科道官麗件等交章論劾上怒悉下詔獄臺諫一空以中書并刑部主事等官視其篆中外駭懼陸乃颺言曰是可諫矣公特奮激首與聯名具奏大意以爲通治道而求諫諍古帝王之盛節一旦沮壞後有利害誰復敢言雖坐停格獄亦寢解

李熙字師文上元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按察副使嘗爲御史正德初太監劉瑾等始亂國紀君抗章請誅犯衆怒矯詔繫錦衣獄廷撲三十罷歸辨肉盡銷不死瑾猶銜之踰年復榜舊牘得君名文致微過治于南京廷撲五十舁而去人謂死矣已而膚附骨生竟活意其有神相乎瑾伏誅廢者率起君獨與以先擊刺貴要多抑不得用家居一十六

年今上御極乃起之守饒遷今官

王中丞雲鳳弘治丁巳爲禮部郎中時閹李廣與壽寧侯表裏通惡怨徹中外人莫敢言先生乃獨上疏乞斬廣泄神人憤以弭災變廣怒令道士設醮咒死術以舒恨亦不驗乃令校伺先生出入十二月朔聖駕郊天誣以駕後騎馬下錦衣衛戊午三月謫知河南陝州廣因先生奏漸疎于上懼誅飲毒死

黄鞏字伯固福建莆田人弘治乙丑進士初授德安府推官歷官南京大理寺左丞嘗爲車駕郎以母喪去服除時武宗北狩人心危疑或謂鞏勿出鞏題其書室曰茅屋石田爲生太拙鴟夷馬革自許何愚蓋已有志殉國矣補武選司郎中己卯春有旨南巡時寧藩蓄逆上下以爲憂大臣科道交疏不聽諸部寺司屬咸起而諍之鞏以其事出于邊將江彬誘惑彬方席寵擅權無敢及之者鞏獨疏六事略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不畏陛下而不敢忤

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圖治六事于今為最急者陳之其一曰崇正學嘗聞吉凶悔吝生乎動一爻而已動可不慎乎抑惟陛下總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盤游無乃動之過乎流連忘返者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心于是乎不能辭其責矣伏望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屛紛華斥異端遠佞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惟新聖政日舉矣其二曰通言路嘗聞言路者國家之命脈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焉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往置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夫古之明主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于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焉得而不亂哉伏望陛下廣開言路以作士氣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其二曰正名號嘗聞孔

子有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凡以名不正之故也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鎭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嘆以爲怪事陛下聰明智勇上嘉唐虞下樂商周何所不至乃自輕如此奈宗廟社稷何夫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自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伏望即削去鎭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矣不然古之天子亦有稱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切爲陛下懼焉其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曰罔遊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遊于田春秋譏觀魚綜綱目書巡者二十九皆譏也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廷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過縣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陛下自視爲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敢怨而

不敢言即今徐淮之飢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
猶恐不支況又重以虐之其何不流而爲盜賊速而爲死亡也哉奸雄
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
時悔之晚矣伏望陛下深惟往事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己之詔與
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軍
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各還其家雪旣往之謬與收旣失之人心如是
則尚可爲也其五曰去小人嘗聞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
其身者也謹按今之小人竊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實繁有徒至于首開
邊事以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
未已者則江彬爲之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臣等但見
其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腹
心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
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
自彬始陛下亦何惜一彬不以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奮乾綱將彬下

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其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況于無本其何以安恭惟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托茫然無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此必危之道也陛下獨知收置義子布備左右獨不能預建儲貳以承大業臣以爲左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將羣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宣付勳戚及文武大臣共圖大議即于宗室中選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使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落如此則繼本有人國本以固實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其留意焉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其疏稿願同名以進疏入自分必死爲書別諸友託以後事及收拾遺文彬果大怒必欲置之死乃下詔獄廷跪五日杖百餘除名陸竟死羣體極修羸幸得甦以詩遺其弟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蓋死不悔也兩都盛傳羣疏幾于紙貴無不嘆其剴切者公歸杜門著述家最貧客至留飯或至日中未舉火貸米隣家恬不屑意嘉靖改元召爲南京大理寺丞未幾卒無子贈大理寺

少卿公嘗曰人生仕官致公卿大都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斯千載不朽人顧以彼易此何耶

曹琥字瑞卿號秀山巢縣人弘治乙丑進士歷官肇昌知府初拜戶部主事武宗之世錢寧以嬖孽上冒國姓權傾一時士大夫畏之如虎無敢正言不諱以發其奸者正德壬申今中丞玉岩周公克心爲御史心嫉寧上疏歷數寧罪遂謫嶺外驛官無耻者猶以好名詆之雖得罪公議不顧也而公獨直前論救謂嬖倖當遠忠直當容竟以朋比爲罪由主事左遷河南府通判寧以爲近命下未一日又改調雲南尋甸公怡然就道未嘗沮喪

張芹字文林□江人弘治壬戌進士歷官右布政嘗爲御史正德初韓忠定率部院大臣伏闕請誅近倖閹人當是時武皇帝將行遣輔臣有狎于閹者密洩之竟敗其計不四年而閹瑾之禍徧天下及瑾誅輔臣又將論功蔭子公聞之上疏曰李某者顧命大臣當與陛下同休戚者也方劉瑾亂政既不能防微杜漸又不能力與之爭顧降禮屈辱且爲

草制語極褒美遂使驕橫恣肆荼毒天下其罪已不可贖乃冒他人之功受恩賞他日何以見先帝哉竊見國家大臣正直者多不容于瑾方得志之時奸邪者多見黜于瑾已伏誅之後惟某始終無恙臣不知其何善爲身謀若此也疏入輔臣持之涕泣不能辨

程材字□□□□人□□□□進士由推官爲御史初試河南道卽上疏劾大臣貪饕者二人時長憲者謂試御史不得遽言事不與實授君亦不顧曰試御史獨非言官耶會考京職給事中吳舜王蓋被黜二人蓋嘗劾冢宰馬公者君遂上疏言大臣天子之腹心言官天子之耳目任腹心而廢耳目可乎願留舜蓋黜臣等之緘默者

許天錫字啓衷號洞江□□人弘治□□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工部都給事中遭時孔艱向同敢言者多已不安其位追思受之先朝非死無以報國遂于是夕手具登聞鼓狀千有餘言大概力陳時弊痛以履霜之漸爲懼稿成氣塡胸臆以首觸柱不死遂自縊于屋梁頃絕撲地而亡目光炯然不閉時妻孥無從官者惟一蒼頭在旁能言其事如此至

曉鄧中書仁甫林郎中廷棉奔入舍哭之發其篋無有餘資乃集士夫賻祭儀物鬻棺殮如禮次日蒼頭懼罪潛懷鼓狀以遁負君志矣

楊公源弘治間任欽天監五官監候正德改元逆瑾亂政源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天璇天機天權星不明請安居深宮遠絕遊獵罷弓馬爰號令毋輕出入屏除內侍寵倖游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侍講習詩書疏下禮部本部及科道稱源詹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詹候得連日雺霧作爲衆邪之氣陰冒陽臣欺君小人擅權爲下類叛上引譬甚力瑾怒矯詔杖三十釋之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來往不一宜思患預防意在瑾也瑾大怒呼源面叱之曰爾何官亦學爲忠臣乎復矯詔痛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于孟縣之河陽驛妻斬蘆荻覆屍葬之

王大司寇時中嘗爲御史正德逆瑾煽亂毒痛海內時中抗疏極論瑾銜之識名于屏已而時中巡按宣大見綱紀墮弛上下玩愒日甚則極

意振飭厲厥風稜時劉總督宇瑾私人也嘗爲贓吏祈求于時中不從宇既憾之又承瑾言矯詔繫逮令荷重枷露立三法司前三日數踣且殆閣臣力援乃釋枷遣戍鐵嶺衛庚午瑾伏誅用薦爲四川按察副使

陸珠狂生也正德中嘗以詩諷逆瑾曰大臣宴罷出龍窩楊柳春風滿玉河正是太平無事日酒醒人少醉人多瑾怒斥之流黎平

蔣欽字子修常熟人□□□進士嘗爲御史有剛直名正德初元偕同官任諾等十三人上疏劾逆瑾方夜屬草燈下聞筐篋閒鬼聲戢戢子修自念此疏一上且掇奇禍彼鳴者將非吾先人之靈念覆後胤欲以尼吾事乎因起視曰倘是吾祖宗何不厲聲告我言未畢聲四振于壁子修嘆曰吾業已委身于義不得顧私便緘默負國爲先人羞亦均乎不孝矣因奮筆曰死耳不可易也聲遂止疏上與同官皆坐連被杖創甚諸人或迎醫飲藥酒子修獨曰吾得所矣竟不療治而卒瑾誅贈光祿寺少卿嘉靖五年上允言官請命所在立祠祀之廕一子沅入監十八年南京御史陳蕙復疏請祭塟從之

曹琛字文淵歙縣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南車駕主事初釋褐時宦官入黨方熾而瑾尤橫君遂率同年百人抗疏乞皇上總攬乾綱以正瑾專權之罪有旨罰跪午門前者五日時方酷暑而君素弱自是益羸瘠矣

陸崑字如玉歸安人正德□□進士初授清豐令拜南京御史正德丁卯罰逆瑾恣横流毒縉紳君上疏列其奸狀逮下詔獄乃得釋未幾追理前事復就逮加杖放歸田里庚午八月瑾既伏誅詔復原任致仕

汪文盛字希周崇陽人正德辛未進士歷官大理卿初任饒州府推官時宗藩驕恣悉繩以法構誣逮繫日從狴犴中誦春秋三傳著爲辨說根究理要卒賴廷論白其枉釋之還治召爲兵部武選主事但侫倖錢寧江彬蠱上志誘導南征文盛率同官諫沮械杖于廷濱死者數今上入繼大統擢爲車駕郎中

周期雍字汝和定州人正德戊辰進士初授南京御史歷官刑部尚書嘗以御史奉勅清戎兩廣宸濠久庇總兵瑚國郭勛欲招致公不欲約

以嘗禮公以不敢越位分速天刑是諷遽厲聲言曰郭總兵我朝名將不得以武弁待之公不答得至廣竟劾勛罪狀閑住

陸震字汝亨號鶴山蘭谿人正德戊辰進士初授太和知縣爲車駕郎時大駕復北狩明年駕回郊天未幾復有南巡之命汝亨與武選郎中黃君伯固皆欲有言遂相謂曰古者天子巡狩無非事者而一遊一豫民獲休助固爲善也今乃巡遊無度而流連忘返使民胥讒作慝而供億煩費爲郡邑之憂吾輩雖官非言責而輿馬侍衛之衆皆所職守苟舉而不法亦所當言不猶愈于工執藝事之諫乎況聞寧府久蓄異謀欲爲不軌中外莫不知之設有博浪之變悔將何及乃各述所見而參合爲一疏聯署以進其疏所陳曰崇聖學通言路正名號戒遊幸去小人建儲貳六事而忠憤激烈詞氣剴切不自知其上逆龍鱗下忤權貴也疏既入日待罪闕下是後在廷羣臣皆以是事伏闕而諫者二百人已而有詔以汝亨與黃伯固等六人首倡是議同下錦衣獄餘者杖之而皆荷校以跪于門者五日汝亨六人又三加訊校而坐繫一月黜降

爲民餘調有差汝亨在獄中嘗與伯固講易九卦明處憂患之道又慷慨賦詩有惟有梅花入夢之語同獄人皆處後事汝亨獨無一言及出獄還舍其孺人謂曰何自苦如此汝亨曰吾身所爲吾弗悔也由是病勢日危一日索筆作書與諸子曰吾筆亂吾神不亂也吾雖死汝等當勉爲忠孝庶不負吾所教也明日與其配孺人拱手曰吾與汝別矣日遂瞑世宗卽位贈太常少卿錄其一子遣使諭祭

詹敬之□□□□□□□□□□進士初授行人武宗皇帝之將巡幸也尙內畏兩宮外憚大臣臺諫有時騎馬至東西華門閽者伏馬前諫不可爲回轡者屢矣丁丑秋七月始馳一騎從近幸數人徑至南海子都下洶洶部院臺諫詣海子跪門請回蹕上遣從者慰遣示以回期至期衆又欲往大臣有鎭靜之說者揚言古天子以四時巡狩况南海子近京師祖宗時嘗臨幸上一出卽洶洶如是徒搖人心不如無往衆乃止是年冬幸宣府明年幸大同又幸榆林則莫敢有諫止者是時宸濠逆謀已成以重賄賂左右邀上南幸傳者謂宸濠將以輕舟伏甲于中

迎駕江上變且不測己卯春三月戒行有日吏禮兵刑四部及翰林院
先具疏列名詣闕下伏留甚懇上怒罰令跪門五日已而行人司繼之
大理寺繼之工部主事三人又繼之上愈怒議繼之上疏者衣冠械手
足下獄亦罰跪四月九日杖之于獄中越五日又杖闕下行人同僚上
疏者二十人其七人杖死而敬之與焉初上頻歲巡幸無諫者而南巡
即羣伏闕死諫頗爲感動故自敬之輩死後竟不言南巡事已而宸濠
逆謀發覺詔遣勳戚重臣往鞫之濠遂發兵及上震怒召大臣議出師
致討而濠已就擒江西當是時都城內外籍籍言幸不南巡如宸濠江
上謀逆或四方莫知乘輿所在訛言相煽搖其爲變豈可遽弭哉敬之
死時年四十四歲
孟陽字子乾故大中丞春之子也澤州人正德甲戌進士授行人爲行
人凡四載不遷或有譏之者曰君見今行人孰三載不遷科道者乎君
何不一見當道而坐自淹也君漫應之退而私自語曰君子立身當如
白玉少有瑕玷終身之恥吾豈以官而易吾身耶且行人清秩何必科

道哉正德己卯春三月毅皇帝北巡榆林回命下復南巡人情騰沸科道官伏闕有言不報諸部院等官咸有言不報君惨然有憂色語諸僚友一十九人者曰皇帝英斷嗜武比者憸夫左右蠱惑遊幸先時上谷雲中榆林太原民老少咸生怨心此之不救後將無藥聞之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以萬乘主而乘馳大陸涉長江其險如何耶予輩咸臣子顧可守默循資以苟富貴哉諸僚友咸唯唯乃共抗疏極諫歷數權奸欺君誤國之罪疏入毅皇帝震怒會先命諸部院罰跪午門前五日怒未解權奸輩乘間言曰此小臣匿言官乃敢出位誹謗若此他日可知矣毅皇帝怒甚復命杖之午門權奸監之君知必死仰天嘆曰嗟乎天乎吾得死所矣越一日卒于京師是四月十八日也距其生成化丙午九月五日得年僅三十有四卒之日諸親友候之其有問者但言曰當死當死殊無一言及家事

李紹賢字崇德巢縣人□□□□進士官行人始車駕議以三月十九日壬子警道東巡視代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州復由浙江泝漢沔登

秦獄且遍觀中土繁麗人情洶洶懼變叵測將相大臣多從臾之時夏
考功萬儀制館中汪子宿輩約諸小臣連章乞留十五日早報免朝舒
芬率館中同入疏兵部黃伯固陸汝亨諭時政疏亦入時百官皆懷疏
集闕下太宰陸公沮之且造歸惡語呋時夏于中萬汝信過舒扼腕恨
舒憊太常至俱酌之酒贊之云匹夫之志今其可飲三子遂于是夕在
舒寓連疏入且以告諸同志明日吏部張元誠等刑部陸天爵等疏俱
入又明日禮部姜夢賓等兵部孫鳴和等行人徐伯獻等俱連疏入時
又有太醫院醫士徐鏊以醫諫車駕遂不果出乃二十日癸丑天威震
怒以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朝陳九川徐鏊下錦衣獄以舒芬張行慶姜
龍孫鳳陳俸等百有七人跪午門外五日而行人司疏不報以通政司
壅之也諸君待罪離次至二十二日得報命徐廷瓚等俱下獄明日同
黃鞏等六人亦跪午門外五日梏拲是日工部林以乘等三人大理寺
周子厚等十人亦連疏入明日俱下之獄亦梏拲跪五日時復有金吾
衛指揮張英大言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載刃于胸以死諫數日天色

陰霾京師震駭公卿避匿罵瓦礫擲晨夕出入不敢待別色其猶顧者至減去拚事官吏易箱笈以包服在昏暗中若異流然奸無所容益謀蔽惑請命禮部告示禁一概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又有責誚參劾各屬爲妄言者而天威遂不可霽乃二十五日戊午命舒芬等一百有七人俱午門前去衣杖三十爲首者調外任罰俸六個月四月十六日己卯命黄鞏等六人午門前俱衣杖五十徐鏊邊遠充軍其餘爲民林大輅周敘徐廷瓚杖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杖四十降三級時死杖下者員外陸汝亨主事劉宗夏何孟循評事林旹夫照磨劉珏行人司副余伯獻行人孟子乾劉平甫李德卿詹敬之與吾崇德蓋十有一人而傷夷未起者尚多也夫首義者于中汝信子宿與舒芬四五人而已舒芬曰李紹賢崇德死予瘡甚伏蓐不能走哭哭于家慟侍者曰子亦弱喘餘魂其毋傷哉不知予于崇德死不能不慟者有六焉以諫死死杖下酷烈一也死慶壽僧房惟一二僕之手二也予輩厚善者皆呻吟不能與斂事蔣虞中奔往視則棺不可蓋三也二十五日戊午是日

水盜內海子自不了橋高四尺鐵柱七根齊折如斬使予能爲太宰沮則于中汝信之疏且緩矣諸公之氣亦衰矣安得此舉哉致十一人慘死而我獲生四也是役也雖士氣少振姦謀少沮而國體亦少損五也先是正德戊辰九月我與崇德同投文南京禮部明日同入國子監驗背一話遂相許善資麗澤而朝夕見者三年情又密昨丁丑又同年爲進士同年相知莫深于崇德六也於戲予哭崇德有此六者焉得不慟哉

李太守元陽嘗爲御史巡按入閩大學士招飲手出官名納公袖謂宜薦剡也比至廉知其貪汚皆入劾疏京師人曰三十年來僅有此疏耳所至風靡一省廓清正議幸承天上疏乞止上怒欲撻之是夜臺臣悚懼不能寢先生獨鼾睡達旦候命三夜皆如是內外稱爲眞御史

范輅字以載號質庵桂陽人正德辛未進士歷官福建左布政嘗爲南道御史首言建儲以安宗社謂先帝御極燊王留侍宮瑾亂法致之去京今當妙選宗室備儲貳位俟有靑宮然後分茅舉宋韓琦懷孔光傳

以上仁宗爲言而有馳騁騎射服習戎陳不御深宮孤立可畏諸語聞
者縮舌是時軍官簡文王忠怙勢凌辱臨監生事至捶殺其隸人太監
黎安搆隙寧淮二府至折撻其長史南京守備劉瑯貪婪暴虐至令都
人罷市切齒刑曹郎中聽富民析產之訟至受寡婦之金而狥偏私公
皆歷疏指劾乞正大法南都稱快其論納馬姬事比擬過直尤人所不
敢言者也丙子冬奉勅清理江西時逆濠虐焰方熾有勸公避難者公
引埋輪事以行未及數旬即論濠優泰榮僭居如王宮繼論濠令三司
朝服慶賀蔑棄典禮乃又劾太監畢眞附醜仇正黷貨無厭都指揮郭
宇溥泄諸司消息罪狀重多且請武廟或出郊原嚴警蹕敎扈從以防
不虞當時風采人或比范滂云然眞宇皆濠黨也濠眞使人遮留公奏
各先誣奏公離間骨肉誹謗宗藩公巡歷至贛被挐解繫獄拷幾斃值
聖駕北狩縲絏七月後送法司議罪又復值聖駕南巡而淹繫經年始
謫龍州宣慰司經歷
劉棟字□□山陰人正德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南京兵部尚書右

侍郎世宗卽位公以編修爲講官歲甲申世宗勅議追崇與獻之禮欲祧武宗主于別廟公抗疏廷諍謂武宗一代之帝王無可祧之禮而又切責時宰引宋時濮議貽笑後世大忤當軸被廷杖死而復甦下詔獄者月餘世宗憐公之直仍赦復原職

陳少司寇璋爲刑部主事時武帝欲南巡偕郎中陸君俸等諫止觸帝怒甚罰跪午門五日杖五十先是璋病痢人皆懼而止之璋曰食其食者死其事吾何以全身爲奮往諫既杖出臀無完膚伏枕閱五月而後起張文忠孚敬時方釋褐禮部亟往賀曰死生不二先生有焉

張楙字德夫□□人正德辛未進士初知蒲城縣歷官應天府尹□□甲戌爲給事中嬖幸用事乘輿數巡幸中外洶洶言者輒杖死公曰吾言官也可畏死乎言之至數十上都督朱彬尤佞幸導上縱所之遠者公劾之其略曰歷觀自古國家信用奸邪未有不爲所禍蓋其始也媚君以邀寵其終也遂挾君以自恣必至于危社稷乃已臣按朱彬以梟雄之資懷憸邪之志自緣事用專事從諛游衍馳騁凡可蠱聖心無所

不至乃于去年導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地漸遠日漸久遊樂無節輕褻至尊流聞四方警駭人聽自知罪盈惡積公議難容乃挾陛下自庇故又導駕遠出居庸無大臣一人保護陛下孑然獨處苦寒沙漠之地殆將半載臣觀彬武夫前代漢高祖白登事或有未知至如英廟土木之變則固聞之矣乃導駕臨宣府又過大同致惹虜賊深入應州與之交戰六日夜使當時各鎮兵未集幾何不蹈往轍也聖駕在外萬幾叢委兩宮違養郊廟不親四方災異迭見盜賊蜂起彬在一日為宗社一日之憂乞將彬拏三法司按罪重處以雪神人之憤陛下端居九重親理萬幾宗社天下幸甚時值彬生日衆期往賀公曰懋抗疏欲置之死今復賀其生非情也彬雖深憾之然實因公不輕動

張潔字景川順德人正德辛未進士知建平縣巡江御史賀洪有里中子客游建平檄潔與之繇不聽而潔所禽治邑豪復交構其間洪論潔情厭職改廣昌潔乃上書訟洪違憲網聽請寄預平繇侵職掌挾懷私忿凌轢下僚洪削籍潔改廣昌如故尋遷主客主事督會同館是時大

司馬王瓊與都御史彭澤有怨以處哈密事劾澤納幣啓釁併逮都御史李昆副使陳九疇澤嘗討流賊有功時議多主澤第以瓊故莫敢爭滐獨抗言澤以功受誅此後誰復任事者因言于閣部大臣會瓊遣其屬儲洵持牒邀滐竊核其事曰此宋覆轍也事成有顯擢滐正色曰公誤矣大夫出使于外苟利國家專之可也澤與土魯番檄固在宋屈己和戎比耶范仲淹與元昊書專獨澤變起倉卒儆李陳邊人且爲魚肉奈何並罪之分所得幾何乃助不義爲謝王公毋汙我使得罪天下後世卒不署牒閣部大臣及言官多救之者皆得釋滐之力也尋改儀制進精膳員外嘉靖甲申議稱孝宗皇伯考滐與諸臣哭諫上怒悉繫詔獄于是滐以杖死年三十有八滐未死猶力創草疏數千萬言大要主爲人後者爲之子期再上及彌留投其疏謂李義壯曰身盡廢獨此心耿耿耳隆慶改元以御史龐尚鵬言贈太常少卿滐生平慷慨不能容人之過直指毛鳳邀飲語不合遂爭之尚氣節見義勇不顧其身嘗言惟吳獻臣可語此故卒死杖下或言滐兒時有妖降于室爲語他日登

第除拜皆驗深將上疏前夕怪亦來止之深不聽

劉從學字時敏號屏山□□人正德丁卯鄉試歷官陝西副使初授兵部司務公嚴以督責羣吏勤以註銷公文嘉慶甲申適廷臣議大禮各疏力爭公奏曰義隆正統情盡本生頒之詔令聖心亦旣慰矣奈何欲去本生之稱非先王之禮啓後世之議豈不爲聖德累乎奏入留中公復奏曰本生二字何違于禮何損于孝去此二字則援立之恩繼統之義泯而無存矣奏入復留中朝罷上齋居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于衆曰昨諸疏留中必欲改稱孝宗爲皇伯考則太廟無考正統有間矣何孟春曰憲宗朝禮部尚書姚夔率百官赴文華門跪哭爭論慈懿皇太后葬禮憲宗從焉此國家故事公倡言于衆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乃遮留朝諸臣于金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爭者當共擊之俱赴左順門跪哭聲徹于內上命司禮監官諭之曰此禮朝廷自有審處羣臣咸曰必得俞旨乃退及午門撼門大哭聲震闕廷上大怒械繫而廷笞之

毛憲字式之號古菴武進人正德辛未進士初授刑科給事中歷官禮科時武宗西狩公倡率羣僚固請回鑾兼論建儲衆皆驚懼賜幣近臣公疏辭不受

萬潮字汝信□□人嘉靖辛未進士歷官右副都御史嘗爲禮部儀制主事己卯武廟南巡抗疏止輦杖瀕死爲民遂菴公賦詩所謂江西四君子公其一也今上卽位錄正德間言事者得復職焉

王大中丞爌嘗爲刑科都給事中時中官多横侵凌縉紳而御史林有年僉事韓邦奇咸以駕帖被逮公上言錦衣乃扈從爪牙之寄駕帖非尋常勾攝之文必重急而後用之今不問巨細虛實一槪施于林有年韓邦奇骨鯁之臣非盛事也丁丑大辟駕幸北園當事者謀取遙旨快私臆公特疏請停刑還駕謀乃寢公疏皆人畏縮不敢言者竟以忤中貴傳旨謫惠州府推官攝府事積羨累千金悉委不取

兵部郎中黃公鞏翰林修撰舒公芬諫武廟南巡帝怒罪鞏等江彬復揚言鞏旦夕且死冀以脅衆行人何公遵字孟循吳江人正德甲戌進

士已隨衆入疏力言淫祀無補敗亂詞極剴切彬畏事泄不以進御孟循謹默恥矜伐人亦未有知者至是慮衆爲彬所脅又以鞏罪叵測復以同官林大輅蔣山卿有關文乞自今罷巡幸勿爲左右奸佞蒙蔽鞏等無罪願特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臣名不爾臣與同死彬既欲杜衆口聞是言愈自懼則更四出機穽下孟循等于獄陰使衛卒多方拷之復嗾其黨指劾言者懷奸訕上無人臣禮武皇帝信之益大怒榜示朝堂毋得効尤遵等獄上被旨荷校暴午門五日杖五十罷巡彬自請視杖杖者素視賄爲重輕至是密受彬意而賄又不至杖視他人嚴甚孟循體故羸又憤所言不達而瘡潰骨靡不可復療越二日竟卒正德己卯四月十九日也邸舍獨僮奴何安一人當草疏時安覺之前持哭曰主君纔不自計獨不念老親幼子且今又垂空囊也孟循執筆從容曰無多言歸見大人爲謝萬死罪兒子勿令廢學足矣草疏已書托鄉人太僕卿周全編修陳沂後事語不少亂嘉靖初贈光祿少卿蔭一子國子監生

武宗南巡刑部郎劉校同僚屬上疏屬公創稿公子元婁年十一歲從旁視之叱曰汝遠去非汝所知及跪五日同事皆有憂色君朗誦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聞者屬目焉被杖瀕死仰天大呼以不及見老母爲恨語不及他少頃顧元婁曰善繼我志善事爾祖母元婁嘆曰天作苦聲裂目叱之目曰爾于書雖不盡達但曾讀事君能致其身句亦知否語畢而絕

林公黼字質夫閩之長樂人爲大理寺評事正德己卯春三月武皇帝將南幸中外洶洶危疑廷臣交章諫上怒責先諫者跪外廷待五日罪止來者勿敢諫行人司奏繼上上愈怒羣捽去下詔獄翌日大理寺繼之又翌日工部屬三人又繼之上讀奏怒知行人司加甚命鎖項械手足暴廷五日復繫詔獄待後命時質夫爲大理評事稟素癯繫械出入神氣閒靜無異騎從出入棘署也越四日杖于獄又越五日杖闕下質夫兩臀無完肉流血漬街砌竟杖息微微弗續舁至同年刑部主事鄭君與聚舍遂絕就殮焉黃俊峯伯固于質夫分素淺同在獄中熟察

其所爲私謂同獄行人張公岳曰吾取友幾徧天下乃近遺質夫蓋將委心焉然質夫死未幾伯固亦死肅皇帝即位贈質夫太常丞遣官諭祭錄質夫子逢春入太學授光祿署丞同質夫死諫者百數人械繫詔獄者三十七人死者十一人自武宗元年至肅皇二十七年械繫所存二十六人

高鏊字企之嘉定人少依舅氏冒姓徐徐故隸太醫院因傳其業補院醫士正德之季倖臣江彬勸上南巡于是修撰舒芬等合諸曹郎疏諍鏊以醫諫言養身猶之燭閉之室則堅暴之風則淚南方卑濕非聖躬所宜上大怒曰徐鏊亦附外官耶下詔獄榜三十罰跪午門前五日已復廷杖五十謫戍烏撒嘉靖初召還晉御醫始復其姓三十年不調大宗伯吳山曰是武廟時徐鏊耶何久淹也進院判署南院使以老自免年八十三卒當分宜父子用事搢紳多媚事之者輒于衆中大言曰君輩不聞錢寧在先帝時事耶聞者愕眙避去鏊躬躬自如也

劉琦字廷珍號北郭洛川縣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官兵科給事中嘗疏

峻宮牆之禁嚴宿衛之鋪一劾而中官逮罪者四十人皆人所不敢言者一時京邑爲之肅然時有妖人李福達之獄當事者惕于權勢莫任其咎君抗疏陳其顛末上命山西鞫訊得旨依擬發落然妖人者又爲權貴所庇君遂發其隱過急切乃自是謫戍遼東瀋陽衛矣厥後聖上猶諒給事之心曰劉琦者是嘗進讜言者也乃因東宮之建大赦天下得還原籍抵家五年疾作而終

鄭一鵬字九萬號抑齋□□人正德辛巳進士歷改庶吉士歷吏科給事中嘉靖甲申七月科道倡百官伏闕請正大禮一鵬同廷杖三十雖被挫折志操愈勵極論席書桂萼張璁方獻夫妄議大禮以搖國是武定侯郭勛通路皇親張鶴齡占田土亦先後論劾丁亥歲禮部幷其黨當路憾一鵬曩言謀欲致螫會考察京官拾遺畢取上旨令科道互相糾劾一鵬倡諸寮執奏宣言非事體不敢奉詔世宗預遣人緝訪得其狀怒甚權幸從而擠之杖之廷六十罷爲民臀肉削盡瀕死猶得生還以奉二親爲慰雖困乏之頗盡菽水之歡友于兄弟皆令有立杜門讀書

課諸子學業大書于塾壁曰希聖希賢作天下第一流人物維忠維孝扶世間億萬載綱常蓋其素志也

韓參議邦靖爲工部員外時天子方以災異下詔求直言者公乃上疏曰夫民者樂安而思治惡危而厭亂向背之際甚可畏也陛下即位以來朝政不修經筵罔御盤遊無節狎近羣憸摧折骨鯁之臣閉塞諫諍之路百度乖違庶事叢脞府庫空竭閭閻流散盜賊災異薦至迭興危亡之形已成社稷之憂將大頃者乾清宮災陛下翻然改悟轉危爲安也然徒事虛文不修實政臣下章奏罔有施行而部官黃體行乃又以言罷去天下人心莫不沮喪以爲陛下以社稷爲念將各官章奏採擇施行前後言官得罪之人并黃體行取回錄用于以收旣散之人心迓將來之福澤天下國家不勝幸甚疏上天子震怒下錦衣衛獄給事中李君鐸率衆救之乃奪爲民其後御史師君存智范君輅給事中徐君之鸞皆奏起用不果辛巳秋今上即位起爲山東左參議分守大同時天子修定策功封爵太濫而高山陽和諸衛軍士開銀草場數千餘頃

皆豪家占種乃先後上疏論列又皆不報未幾大同歲飢人相食又奏議請發內帑賑濟不許爲之憮然泣下輟食將再論之或曰君之心盡矣不從者責有所歸也獨奈何自苦如此答曰言而不從自謂己責已盡而委咎于人此詐臣之自便而釣名者之爲也復抗疏論列累千餘言不報侍郎臧公乃奉勅經略邊務嘗奏疏薦之而曰見臣左參議邦靖穎秀夙成操心平正問學博洽議論淵源使之提學必能造士裨補治道巡撫都御史楊公志學給事中俞君集亦奏薦之皆不報公慮舊疾復作乃上疏乞歸于是都御史張公文錦奏留之而謂宜陞本道兵備副使以慰軍民之望然歸志已决矣乃復上疏報未下即行

黃直字以方號卓峯□□人正德丙子鄉試初拜漳州府推官漳俗尚鬼先生又毀境內淫祠變價賣以葺橋梁吉安劉公按問譏媒搆先生者欲以變賣淫祠坐贓羅織甚密先生處之怡然無幾微見顏面拘于福之鎮撫司福郡之士多來論學如今度支侍郎馬公森郡守王公時中尤相周旋焉按使周公迎合劉意欲坐以入已辨問間白晝雷鳴始

從末減得以科道罰送部士民投牒爭留不得號泣奔送如失父母赴
京道經曹邑留于徐公達官舍重念儲貳國本所係乃具建儲疏以請
朝廷震怒繫錦衣獄人皆爲先生危之先生在獄惟論學談經吟咏其
間已而聖意稍回罰示輔臣有不必深治之旨事下刑部尚書胡公世
寧題覆謂其性偏執古而近迂事每憂時而過當借財修理求以代民
均出而不避嫌疑帶罪陳言自云爲國忠謀而涉于妄但盡法拘常有
司之職宥過無大明主之權乃謫判沔陽州居喪服闋北上適編修楊
公名論冢宰汪鋐方士邵元節并逮編修程公文德侍郎黃公宗明先
生力爲論救疏引載記敬大臣體羣臣爲論甚切疏上天威震怒有黃
直這厮累來奏擾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着陸松好生用刑推究的實
來說謫戍雷州

舒公國裳正德丁丑狀元及第戊寅春權倖江彬等蠱惑武皇導之遊
豫都下人情洶洶危懼公約諸同志上疏乞留俱會閣下吏部尚書陸
完出危言沮之公邀同志者舉酒酬之曰匹夫不可奪志吾輩乃爲大

臣所奪乎遂連疏以入而部院等屬諸僚亦各上疏上大怒車駕不果出下諸臣錦衣衛獄命跪午門外梏五日復褫衣廷杖公以疏首杖特其神色不異惟口乎高祖之靈冀以感動上心杖畢幾斃裹瘡臥院中掌院者懼禍使人擯出之公屹不爲動曰五官于此旣而復甦謫福建副提舉時死杖下者十有一人公惻惻嘆曰使予蚤從宰相之沮則諸疏且綏矣今致諸臣之死芬可獨生乎聞者感泣今上即位詔起公適宅父憂嘉靖癸未秋服除復修撰甲申夏會大禮公疏凡三上伏闕待罪再杖于廷

詹瀚字汝約號燕峯玉山人正德丁丑進士歷官刑部侍郎嘗爲刑部郎中正德末年公嘗諫止武皇南巡廷杖幾死至嘉靖二年復抗疏大禮再被杖每陰雨瘡痛苦曰吾得見寒泉公地下足矣蓋寒泉以諫死故也寒泉公名試正德辛未進士卒行人

楊言字惟仁鄞縣人正德庚辰進士歷官右參議嘉靖乙酉禮部科給事中時方以大禮故臣僚更相水火而張公璁桂公萼陰脅公使附己

不與乃屢疏抗議大要謂陛下考獻帝而祀之觀德殿明親親也不復躋于太廟以干正統明無二也斯協諸義而協者也獻帝雖有聖德非若周文武之與王創業也而欲襲世室之名舛矣我太祖太宗旣正祀世室而復參以獻帝可乎至以獻帝爲所自出之帝是前無祖宗也以獻帝爲禰而宗之是近無敬殺也諸□所云皆爲不經陛下前旣罪醫士劉惠之言而今乃納署丞何淵之言前旣俞禮卿席書之議而今乃哂書之後議臣不知其何說也臣非不知陛下順旨則喜逆旨則怒不逢喜而逢怒豈臣之情哉義有不可卽殞首闕下必不敢奉詔臣謹昧死以請已又奏書曰先帝晏駕時江彬挾邊軍四萬圖爲不軌內外洶洶矣元輔楊廷和不愛其死以密謀誅之頃刻尋定策立之計此社稷之勳非止開國佐命者也卽使有罪猶當十世宥之今以奸人之言旣褫其爵矣又逮其子若壻矣乃又聽百戶王邦奇之誣而盡逮其鄉里此何謂者臣謂若編修葉繼章輩有憤非辜非刎卽縊耳夫以未彰之罪而殺旣去之臣豈國家養士之意乎至言費宏石瑤之陰私曾無左

證尤大無謂也惟陛下裁察之若以無稽曖昧之詞成師保大臣之獄能不爲聖世一大累哉書奏上大怒刑鞫于午門至折指慘矣而終不易詞謫判宿州

周金字子庚號約菴武進人正德戊辰進士初授給事中歷官南京戶部尚書謚襄敏嘗言都督馬昂納女弟後宮外議或云已娠請誅昂而還其女後昂雖不罪而女竟被黜及公沒禮部爲公請贈謚亦獨以公爲給事時能陰銷禍孽指此疏也

馬汝驥字仲房號西玄綏德人正德丁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禮部侍郎謚文簡爲人沈毅有大節己卯武皇帝且南狩諫者輒獲罪後縮莫敢諫者先生曰即畏罪寧不爲朝廷計乎乃奮氣抗疏率諸同館士六七輩赴闕上之疏出先生之手切直言巡遊有隱憂伏禍不可天子怒罰跪闕下五日已又杖之諸上書者悉謫外而先生調澤州知州

正德己卯武宗將南巡衆莫爲計時陳祠部九川爲太常博士獨與舒梓溪國裳夏東洲良勝萬五溪潮連疏諫止有旨荷校跪午門外五日

杖五十除名直聲動朝野而病日甚然南巡竟止識者壯之

張士華者韓公邦奇之外孫也常隨韓公居于京師一日有一大臣過韓公士華于屏後聽之客去謂韓公曰適聞所論者特末論大臣與言官不同言官遇朝廷有缺失即當言大臣審其必能見納然後可言若明知其不能行身徒殛竄自取虛名朝廷添一過舉四海加一瘡痍非大臣忠愛之實也韓公曰然則如之何士華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兵部侍郎唐公冑有所論諫觸犯忌諱科道官詣而謝曰此生輩事至煩公乎唐曰諸君職卑如不當旨或被笞撻老夫蒙譴不過罷免而已唐果得旨致仕

閻閎字□□□人正德丁未進士改庶吉士歷官貴州副使初授吏科給事中時給事中史道論宰執兵部尚書劾道誹謗御史曹嘉因力詆本兵黨附內閣疏草萬言公所具也又立樓欄斥言大臣黨附者如婦人由是公與道嘉俱得譴時論稱之今獻彙言稱館中三傑公所謫雲南蒙自丞也居一年詔復原官公歸疏請以丞職致仕不得請都諫

劉世揚表天下廉吏七人公在首列兩臺交薦吏部檄有司勸駕者凡十有四進河南按察僉事浙江副使以慶禮入都張文定公引用甚力不從改貴州提學五疏乞罷杜門卻埽課子行園鄉人未嘗見其面

薛侃字尚謙海陽人正德丁丑進士甫登第即疏歸養母授行人聞母訃隕絕復甦戊子補官時偶會推少宰彭澤以附永嘉得首推上意嚮夏文愍不允公疏言國儲事誤與澤商之澤曰須先白相君方可索薛侃疏稿示永嘉曰此夏桂州意也間一日詣薛疏曰相君見稿稱善可亟上之及疏上上震怒逮薛詔責主使永嘉與澤堅執文愍薛備極楚毒不承上命廷鞫之累日不易詞但曰明有君父幽有鬼神首可碎心不可欺臣以是知罪矣乃奮筆書曰以皇上之明且爲大傅所蔽況薛侃之愚宜爲彭澤所欺竟不引及一人獄上公竟落職上曰張孚敬乏休休有容之量蹈戚戚忌疾之風著致仕彭澤小人往來撥關是非發邊衛充軍公卒年六十祀鄉賢隆慶初贈御史

劉歔字伯繡衡陽人正德丁丑進士授行人值武宗欲南幸歔抗疏留

駕上震怒廷杖八十謫南京國子監助教時世宗登極詔復行人歷官
至都御史

張侍御曰韜嘉靖元年以常州府推官風裁異等徵入擢河南道監察
御史入臺僅四月慷慨陳時政得失凡七疏最後抗論大禮廷杖幾絕
舁出朝門外猶以布裹臂肉強扶上馬歸頁明臥牀上復口具疏草進
之云臣言狂悖乞黜免越三日卽卒昭陵改元采都御史塗澤民監察
御史王宗載疏追贈光祿寺少卿七疏兵燹中俱失傳

朱淛字必東號損岩□□人正德丙子鄉試第一嘉靖癸未登進士選
授監察御史甫閱月遇昭聖皇太后壽辰有旨免朝賀淛上疏言皇太
后親挈神器以授陛下母子至情天日在監若免朝賀則無以慰母心
而隆孝治淛蓋陰闢議禮者不考孝宗之說也同邑御史馬明衡亦上
疏與淛同世宗震怒差官校捽二人至內廷命中貴詰以免賀乃皇太
后意如何輒敢訕上遂俱下詔獄卽訊而鎮撫司請旨世宗召輔臣蔣
冕曰此曹以不孝誣朕法反坐論死冕膝行泣護曰淛等愚昧固可罪

然中心實匪他陛下方隆堯舜之治不可有殺諫臣之名世宗怒稍霽
曰鏡死充軍冕又泣乞末減乃定各爲民
陳侍御讓遇事敢言無所諱避肅皇帝旣嗣大統迎興獻太后入仁壽
張太后仍以藩妃禮遇之兩宮以是有郤巨俠劉東山者睥睨兩宮間
將以奇論取富貴乃令其黨搆誣張鶴齡兄弟有逆謀左道呪詛詞連
宮禁逮繫無辜數十百人都城騷動諸司不敢出一語公方視事都城
逐捕東山下獄究其羿東山度不可脫益令其黨告變且誣公爲張氏
羽翼併公下獄公從獄中上疏謂陛下有帝堯九族旣睦之德而東山
乃敢對陛下倡言漢武巫蠱之禍陛下有帝堯克諧底豫之孝而東山
乃敢對陛下公言暴秦遷母之事宜亟正典刑以安宗社上覽疏意稍
解會西曹鞫東山所奏悉無驗併其黨坐欺謾伏誅公得還職京師宴
如當是時微公仁壽宮危人心搖矣而興獻太后登遐廷議遷興獻帝
合葬天壽公以藩王不宜入祔皇陵乃借堪輿家爲言顯陵氣脈不可
洩又重于勞民請以哀冊合葬便上初覽奏怒甚投疏于地少頃復取

視曰此言亦是于是遂定不遷之議而執政從旁擠公竟賜罷然公身雖退而言則已行矣公在臺中二年疏屢上皆侃侃大計獨此二事尤人所不敢爲不敢言者咸謂公有社稷之功焉